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三十二章·道恆無名樸章】		
【臣守道論】：		先論道為一切現象世界之無名清淨質純本體；再論因其無名而小，故世人不敵臣守道，若侯王能臣守道，一切眾人必自動來歸而付出心力。
第三二章 第一句	道，恆無名 ¹ 樸 ² 。	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祂是「泛生」那「有形有象」的「一切現象世界」的純粹「沒有名、沒有名位，沒有名象位階」而「質樸具足」的「始基、本體」。
第三二章 第二句	唯小 ³ ，	就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純粹「沒有名位」而「自有實有，完滿圓全，具足全備純；真純

¹恆無名：純粹沒有名也，純粹沒有名位也，純粹沒有名象位階也，純粹沒有名字、形象、地位、階級也。恆，質也，純粹也。恆：質也，純粹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恆，常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常，質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質，一曰樸也。」名：自命也，名號也，名位也，名象位階也，名字、形象、地位、階級也。

²樸：素也，質也，純樸也。這裡「樸」表示「道·泛生神」的體性是 1. 渾然具足：表示「道·泛生神」自有實有，自性圓滿圓全，自性具足全備。2. 質純無雜：表示「道·泛生神」純真純善，自性清淨聖潔，自性不垢不染。《說文》：「樸，木素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質，一曰樸也。」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「契大渾之樸。」注：「樸，質也。」

³唯小：唯獨小也，就因為小也。唯，獨也。小，大之反。這裡的「小」，是指「道·泛生神」因為是「樸」，所以是最單純的，最單純的就不會像「現象世界」所顯象的萬物，那麼「繁雜龐大」，所以從這個「樸」的角度來看，「道·泛生神」就稱為「小」。譬如有些神具有形象，會站在雲端或在水上行走，身上還有很多衣飾，這種神就不能說是小，因為形象是由物質透過形式構成的，所以物質就比這種神還小，所以這種神就不能說是小。這種神能夠站在雲端或在水上行走，雲和水都是水分子構成的，這種能站在雲端或在水上行走的神，就比水分子還大，所以這種神就不能說是「小」。這種有穿衣服的神，就更不用說了，他衣服上的任何一條絲線，就都比這種神還小，所以這種神就不能說是「小」。當然這種不能說是「小」的神，也會變得不能說是「大」。因為這種有形象的神，我們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他全身，所以他也不會有多大，你站在太平洋邊，是看不到太平洋的對岸，所以太平洋就比這種有形象的神還大。這種神夠站在雲端或在水上行走，整朵雲和水就比他大，所以這種神就不能說是大。這種有穿衣服的神，他的衣服就比他大，因為如果衣服比他小，他就穿不上了。這就是不能是「小」的，就不能是「大」的道理。在講老子神學時，我們之所以會一下子說「道·泛生神」是「無內而至小」，一下子又說「道·泛生神」是「無外而至大」，道理很簡單，因為能是「小」的，就能是「大」的。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個點是「小」的，當爆炸之後變出來的世界就是「大」的。「道·泛生神」祂是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弗聞，抵之而弗得，因此「道·泛生神」是最單純之中的最單純，也是最微小之中的最微小，因此「道·泛生神」是「無內而至小」。就因為「道·泛生神」是最單純之中的最單純，是最微小之中的最微小，是「無內而至小」，所以「道·泛生神」的性體是「樸」。這個「樸」不是指「道·泛生神」的形狀，因為「道·泛生神」的形狀，我們看不到也摸不到，所以不能說「道·泛生神」的形狀是「樸」，「樸」也因此不是指「道·泛生神」的形狀。所以「樸」是指「道·泛生神」的「體性」，「道·泛生神」的「體性」也就是「道性」，這「道性」是「樸」也是「小」，所以「道·泛生神」就能被稱為「小」。一個神被稱為「大」，一點都不稀奇，他只要頭上長些角，留個大鬍子，再戴上大帽子，再穿一件大長袍，手上再拿一隻大鐵棍，再從頭頂上弄出一點光，在形象上他就會可以稱為「大」了。所以一個神被稱為「大」，一點都不難，一個神要能被稱為「小」才是真的難。一個神要能被稱為「小」，而且要小到「無內而至小」，祂就是宇宙唯一獨立的神了，那這個神就非「道·泛生神」莫屬了。這「道·泛生神」的「無內而至小」的「道性」，就是我們身上「元靈」的質性，所以第二十七章：「恆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」就是說我們在「道·泛生神」的「道靈(聖

		善，清淨聖潔，不垢不染」，所以，在「道、泛生神」之內，不存在絲毫其它「雜物」，因此祂是「無內而至小」；
第三二章 第三句	而 ⁴ 天下 ⁵ 弗敢臣 ⁶ 。	「道、泛生神」不但是「無內而至小」，同時也是「無外而至大」；因為在「道、泛生神」之外，也不存在絲毫其它「雜物」，因此祂同時也是「無外而至大」。但世人卻只知道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小」，並不知道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大」；因而不敢捨棄被稱為「大王」的「君王」，而去尊奉「道、泛生神」為「萬王之王」，並且作「臣服」於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臣民」。
第三二章 第四句	侯王若能守之 ⁷ ，	但是，君王們如果能夠尊奉「道、泛生神」為「萬王之王」，而歸依順服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作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臣子」，並且謹守「臣子」的職務，「臣守」那「道、泛生神」，
第三二章 第五句	萬物 ⁸ 將 ⁹ 自賓 ¹⁰ 。	那「萬物」，「萬物」在這裡的意思是限定於指「一切眾人」，而不是指「一切名物」；也就是說，那「一切眾人」，都會因為君王們能夠臣守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也因此而臣服「道、泛生神」，進而對「有道君王們」那像「甘

靈)」洗淨淨化之後，就回到「道性」的「樸」，因為回到「樸」，我們就會知道自己是「小」，所以能夠更謙卑，更能夠兼容別人，能夠兼容別人，又不會坐大自己而變成「大」，這才是真正的「小」。「大」和「小」在神學上的道理，都是老子聖師在《老子道德經》裡面，不斷開釋的重要道理。

⁴而：故也，因此也，所以也，以致於也。《經詞衍釋·七》：「而，猶故也。」

⁵天下：世界也，世界人類也。

⁶弗敢臣：不敢臣服於「道·泛生神」，而作「道·泛生神」的臣民。因為每一個封建國家中都有一個「大王」，「道·泛生神」卻是「小」，所以世人不敢違抗封建「大王」的王權，而去作「道·泛生神」的臣民，以免被封建的「大王」所迫害。弗敢，不敢也。弗，不也。臣，臣服也，以臣禮奉上也。《管子·四稱》：「諸侯臣伏。」《戰國策·秦策》：「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。」注：「臣，服也。」

⁷侯王若能守之：君王們如果能夠尊奉「道、泛生神」為「萬王之王」，而歸依順服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作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臣子」也。侯王，官爵名也。《史記·項羽紀》：「立諸將為侯王。」若，如果。能，可以也。守，守官也，臣守也，居臣守職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守，守官也。」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：「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。」注：「官守，居官守職者。」

⁸萬物：這裡指一切眾人也。因為這是講人的來歸順服，所以萬物是指一切眾人，不是指天地萬物。

⁹將：則也，就也，就會也。《經詞衍釋》：「將，猶則也。」

¹⁰自賓：自動來歸順服也。自，自動自發也，自然而然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自，自然也，謂不期而然也。」賓，客也，服也，這裡引申為像賓客一般來歸順服。《玉篇》：「賓，客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賓，服也。」疏：「懷德而服也。」《國語·楚語上》：「其不賓也久矣。」注：「賓，服也。」

		露」一般的「道治」，「自然而然」地「來歸順服」。
第三二章 第六句	天、地 ¹¹ 相合 ¹² ，	這種「君王」順服「道、泛生神」，而讓「一切眾人」，自然而然地順服「君王」的情形，就像那「天」與「地」相互「和合和好」，
第三二章 第七句	以 ¹³ 渝 ¹⁴ 甘露 ¹⁵ ；	因而源源不斷地「流溢降下」，那滋潤萬物的「甘甜雨露」；
第三二章 第八句	民，莫之令 ¹⁶ ，	人民獲得那滋潤萬物的「甘甜雨露」，那「天」與「地」沒有對人民發出任何「墾田耕種」的命令，
第三二章 第九句	而 ¹⁷ 自 ¹⁸ 畇 ¹⁹ 焉 ²⁰ ！	但在「天」與「地」相互「和合和好」，而「流溢降下」那滋潤萬物的「甘甜雨露」之下，人民就「自然而然」會「自動自發」地「墾田耕種」啊！

¹¹天地：天與地也。

¹²相合：互相和合也，相互合諧相處也。相合：相互一致，相互和諧；互相合好也。相：共也，交相也，互相也。《廣韻》：「相，共也。」《正韻》：「相，交相也。」合：同也，和諧也，和合也。《廣雅釋詁四》：「合，同也。」《呂氏春秋·古樂》：「以比黃鐘之宮適合。」注：「合，和諧。」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：「合眾者也。」注：「合，謂和合。」

¹³以：而也，因而也。《經傳釋詞·一》：「以，猶而也。」

¹⁴渝：溢也，流溢也，這裡是指降下雨水。《文選·木華·海賦》：「渝溢。」注：「善曰：渝，亦溢也。」

¹⁵甘露：甜露也，甘甜的雨露也，這裡甘露是指可供耕作的及時雨也，由於可供耕作，所以感覺特別甘甜，因此稱之為甘露，所以後句才會講「民莫之令，而自畇焉！」。《呂氏春秋·貴公》：「甘露時雨，不私一物。」《論衡·講瑞》：「甘露味如飴蜜，王者太平則降。」甘：甜也。《正韻》：「甘，甜也。」露：潤澤也，露水也，這裡泛指可供耕作的露水和雨水。《說文》：「露，潤澤也。」

¹⁶民莫之令：人民沒接到任何命令也。人民也，百姓也。莫之：無也，沒有也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：「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」葉按：「民莫之死，人民無死者也。」《書·伊訓》：「亦莫不寧。」傳：「莫，無也。」之：語助詞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之，語助詞也。」。令：律也，法也，命令也。《廣韻》：「令，律也，法也。」

¹⁷而：則也，就也。《經傳釋詞·七》：「而，猶則也。」

¹⁸自：自，自動自發也，自然而然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自，自然也，謂不期而然也。」

¹⁹畇：墾田也，墾田耕種也。《說文句讀》：「釋訓，畇，畇田也。釋文引字林，均，均田也。是知畇即均之異文。」《爾雅·釋訓》：「畇，畇田也。」注：「言墾辟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畇，墾田也。」

²⁰焉：語尾助詞，「啊」之意。